

广西戏曲傳統剧目彙編

第二集

(桂剧)



廣西僮族自治区文化局戏曲工作室編

前 言

桂剧传统剧目，相当丰富。曾于1956年秋冬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在剧团与社会人士的支持下，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发掘与蒐集，收到了大批宝贵的剧本资料。这些剧本资料，也和其他省区的兄弟剧种一样，是由历代的艺人口授或辗转传抄保留下来的，其中错乱、讹误之处甚多，我们特加以校勘编订，编辑成集，陆续刊行，以供有关文化部门、戏曲团体、研究机关、剧作家的研究、整理、改编或演出的资料；同时使这一丰富的戏曲文学遗产得以保存下来。

关于校勘编订工作，有下列几点说明：

一、剧目底本，有不同的，我们先选择一种作主校本，同时参考其他的本子，或再向老艺人进行访问，加以对正校勘，尽可能保存原来面目。

二、遇有剧目同而腔调不同的本子（如高腔、弹腔），则同时并存，一併校勘编印。但，都是只对原本的错字别字及不通的句子，加以校正。有些一时难以理解或不明其意之所指的，则仍照原样录存，仅在其中加〔〕符号，概不改动。

三、传统剧目中的地名、人名多属虚拟，儘有不合于历史，地理之处，除明显的予以校正之外，一般都照原样保存。

四、我们仍采用传统剧目的编写方法来校勘。剧本中人物采用行当如生、旦、净、丑、夫等等，仅在每个剧目前面列一人名与行当表，一以保存传统剧目的本来面目；二以表

明此系传统剧本资料，三可节省一些纸张。

由于我们编辑和校勘人员的能力微薄，对这桂剧传统剧目彙编的校勘编订工作，难免不有缺点，希指教。

广西僮族自治区文化局戏曲工作室

桂剧简介

桂剧、是广西僮族自治区的一个主要剧种。它流行于广西东部和北部一带，已有悠久的历史。据说在明末永历年間就已流行。从桂剧剧目和演出制度来看，它和徽戏的关系很大。又以地理环境关系，湘桂毗邻，桂剧与祁剧更有密切的关联。它们不但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剧目相同，而且可以同台演出。由此可见，桂剧乃是崑曲、乱弹传入广西之后，为了适应地方语言及风俗习惯的特点，就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，而又保存了一定的优秀传统的一种地方戏曲。

桂剧剧目很丰富，共有大小剧目八百多个。桂剧唱腔有四十余种，以南路（二黄）北路（西皮）为主，是属于皮黄系统的地方戏。在杂剧中常有高腔、崑腔、汉调、梆子、喇子、僧道腔、及杂调等的引用。另有赶板、吊板、紧打慢唱等唱腔，为桂剧所自创、风格独特。

至于桂剧的表演，以细腻见长。尤其是“三小戏”（小生、小旦、小丑），表演特别细腻。即鬚生、花脸戏，也着重于刻划人物性格。因而在地方戏中，表演也是具有独特风格的。

桂剧的角色，分为生、旦、净、丑四大行当。而“生”之中分生、末、外、小、武；“旦”之中分旦、占、贴（或帖）、夫、花；“净”之中分净，付；“丑”之中分丑、伧。每行当中都有“杂”这一角。桂剧中的“杂”，不同其他剧种的“杂”，而是“打杂”的意思，行行都扮。但在旦

行中称为“花”，不称为“杂”，此又是“杂”角中的一小区别。

解放以来，桂剧在党的领导下，贯彻了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的方针，得到了不断地向前发展。成为祖国百花坛上的一朵鲜花，今后一定会开放得更加美丽。

广西戏曲传统剧目彙編

第二集目录

1. 前 言

2. 桂剧簡介

3. 双 奇 配

4. 百 詩 图

5. 玉 仙 塔

6. 龙 凤 劍

7. 混 元 鏡

8. 节 孝 坊

9. 下 河 南

10. 合 銀 牌

双 奇 配

(彈 腔)

发掘者：黄 澤 民

校勘者：黄 淑 良



剧 情 簡 介

陝西襄城县馬販李奇，他的髮妻王氏，生下一男一女，男名宝童，女名桂枝。妻死后，李奇又娶繼室楊氏。楊氏不守妇道，和地保田旺有曖昧。趁李奇到四川販馬，借故將宝童、桂枝先后赶了出去。宝童被蕭翁炳道救了，撫养成人；桂枝被一个退职官員刘烜收为义女。

李奇回家，不見了一双儿女，向楊氏質問。楊氏含糊其詞，說是姐弟二人，得急病而死。后来又拷問婢女春花，不料春花惧怕楊氏，不敢直言，竟悬梁自尽。楊氏勾結田旺誣告李奇因奸不从，逼死幼女春花，县官受賄埋冤，將李奇屈打成招，定成死罪，秋后处决。

李桂枝由她义父刘烜主婚，許配內姪赵宠。赵上京高中，实授陝西襄城县令。到任不久，就下乡查干旱去了。李桂枝随夫来到任所，有一天夜晚，忽然听到有哭泣之声，传家院詢問，乃是男监有一个老囚犯啼哭。她就叫禁子开了監門，提那老囚犯問話，才知身遭冤枉的人，就是她的父亲。她不敢相認，給了禁子一些錢，囑咐要好生照看这个老犯人。

赵宠查旱回衙，桂枝就把父亲的冤情向赵哭訴，跪求設法挽救。恰好新任巡按蕭世景，就是李宝童，見狀中情由，姐弟重逢，郎舅相認。監中放出李奇，問明冤情，父子岳婿一家团圆相会，杀了田旺楊氏。

人 物 表

劇中人	行 別	劇中人	行 別
李 奇	生	考試官	末
楊三	旦	花 縣	帖
李桂枝	占	報 錄	丑
李寶童	武	禁 子	夫
劉 烜	外	把 堂	付
趙 氏	夫	趙 家	丑
劉家院	雜	陪 考	武
趙 寵	小	陪 乙	旦
甘 氏	夫	了 環	帖
討 得	付	家 院	花
討 得	丑	肖 姐	末
張 老	末	吊 頸	帖
龍 王	付	報 耳	夫
蝦 將	雜	差 甲	泰
田 旺	淨	差 乙	丑
蕭 炳	淨	船	泰
金 氏	夫		付
劉府門子	武		

第一場

（生上引）岁华点斑鬢，举案齐眉入画屏。难放下瑤枝玉树，儘凄凉别离家庭。〔凭枝囊〕目空四海，最关心戮子成名。（坐白）蝇头利潤义利分，櫻桃酒漬花酿成。朝朝白髮添双鬢，燕子呢喃飞彩庭。卑人李奇，乃陝西汉中府褒城县人氏。善自經營，家境小康。髮妻早年亡故，丢下一男一女，男名宝童、女名桂枝。只为他姐弟年幼，无人照看，后娶楊氏三春。自到我家，花言巧語，不理家务，可見她必有二心。这也无可奈何。昨日众友邀我同往四川貿易，曾吩咐楊氏收拾行李起程。安人走来。（旦上、白）下堂到李門，凡事假殷勤。員外喚妻出堂何事。（生白）我昨日囑咐你收拾行李，可曾齐备。（旦白）員外，你也有年紀了，家中吃不尽仓內之米，穿不尽架上之衣，还去外面干什么，劝你不去为妙。（生白）娘子說那里話来。况且儿女年幼，家中縱有家財，常言道家有千金，不如朝进一文。去志已定，不要阻拦。（旦白）既然要去，可叫一双儿女出来吩咐。春花、請姑娘和小相公出来。（旦介）有請姑娘和小相公。（丫环照传）（旦下）（占、武同上）（占）王祥臥冰把孝敬。（武）丁兰刻木孝娘亲。（占）孟宗哭竹生冬笋。（武）孝敬双亲一片心。（武、占同白）爹爹在上、儿姐弟拜揖。（生）免礼、一旁坐下。（占、武同白）陪坐。爹爹呼喚，有何教訓。（生）非为別事，为父四川貿易，喚你姐弟出来吩咐一番。（占）爹爹呀，你去四川貿易，我姐妹年小，怎么放心前去。况且母亲去世，繼母性情不好，爹爹还是不去为妙。（生）你姐弟早晚孝敬繼母，料理家务，为父

此去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就可回家。只怕叶落人易老、世事不如前呀。（唱）骨肉叮嚀在庭幃，未曾開言淚雙垂。只為你母早去世，丟下你姐弟好傷悲。（占白）爹爹。（唱）听父言語好慘淒，娘死陰曹几傷悲。爹爹四川去貿易，只恐晚娘生是非。（武白）爹爹。（唱）爹爹休貪財和利，家中事務誰支持。不顧无娘儿和女，怎忍拋別两分离。（旦上唱）后面收拾好行李、只見儿女泪悲啼。（生白）安人請上、受我一揖。（唱）臨行有言囑咐你、一双儿女要維持。（下）（旦唱）劝儿不必泪悲啼、自有团圓欢会期。（白）随为娘来。（同下）

第二場

（外上引）告老榮歸，无儿心好悲。（坐白）頭帶烏紗志氣昂，欽承王命佐朝堂，為官只愿民安泰，才高壓倒狀元郎。老夫刘烜、乃山西平陽府人氏。娶妻赵氏。老夫自幼苦讀成名，官居工部侍郎，被奸讒參奏，險遭不測，蒙同僚保奏，貶為汉中府正堂。上任以來，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十載有余。夫妻將近六旬，无儿接繼宗嗣，故而告老還鄉。众百姓父老難捨難分，這也不言。今日天氣晴和，不免請夫人出堂，準備起程。家院。（雜白）有。（外白）請夫人出堂。（雜照傳）（夫上白）一寸光陰一寸金，寸金難買寸光陰。老爺有禮。（外白）夫人有禮，請坐。（夫白）夫妻同坐。老爺呼喚何事。（外白）天子准了本章，榮歸故里，特請夫人起程。（夫白）伏馬可曾齊備。（外白）齊備多時了。（夫白）老爺吩咐起馬。（外白）伺候。（手齊上介）起道。（一江風排子下）

第三場

（小上引）苦讀寒窗，何日把名揚。（坐白）家境蕭條苦無依，文章蓋世有何奇。蛟龍困在沙灘里，運不逢辰莫怨遲。小生，趙寵，表字漢逢。乃河南文湘縣人氏。慈母早亡，後娶晚娘甘氏，自從父母去世後，家境凋零，晚娘終日吵鬧。怎奈卑人自幼習文，所以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這樣困苦如何得了。我終日手拿古書也是無益。正是、坐破寒毡無人問，何日成名天下聞。（唱）打開古文用目睜，聖賢傳教文為尊。武將保國光輝耀，那時節沒有親來却有親。（白）古語云，書中自有千鐘粟，趙寵家無隔夜糧。（唱）高堂上老母親難以奉養。（夫上唱下句）都只為遭飢寒受盡淒涼。（白）為娘來了。（小白）母親在上，孩兒拜揖。（介）請問母親到書房何事。（夫白）問你要飯吃。（小白）啟稟母親，爹爹在日，家財萬貫，不幸爹娘去世，孩兒無能享受，連累母親受苦了。（夫怒白）哼，這等說來，難道為娘帶八敗嗎，你說話倒也可惡呀。（唱）畜生說話理不明，為娘跟你受賤貧。（小白）娘吓，（唱）多少古人受苦難，何況孩兒一個人。（白）母親息怒，我還有几本古書，待我拿去變賣，得了銀錢來供奉母親。（夫白）不管怎樣，我總是要飯吃。（小白）可嘆呀，（唱）苦讀詩書入費門，無食只為家凋零，滿腹經綸中何用，長街賣書怎見人。（下）（夫唱）見孩兒啼哭出門庭，為人還要三思行。（白）且住，想我甘氏前生不知作了什麼冤孽，擇配二夫，都不能到頭。趙寵不是我親生的兒子，終日將他打罵，他若不孝敬，我豈能奈他何。不如將頭上青絲剃掉，修我來生罷了。（唱）離却門庭入庵

門，剃去青絲學修行。每日供佛唸三寶，參佛慕道了殘生。
(下)

第四場

(丑上、課子)宦門生長誰不怕，苦讀詩書干什么。背書不得先生打，寫字不成先生罵。先生走往門前過，我罵先生歪咀吧。(付上、課子)好玩又好耍，說我真胆大，一日三頓打，我也不怕，我也不怕。(白)自己討得打。(丑)我、討得罵。(付白)今乃三月三日，阳江口發了水，先生不在家，我二人去邀寶童前去玩耍，走。一去二三里。(丑白)烟村四五家。(付白)樓台六七座。(丑白)八九十枝花。到了，寶童兄在家沒有？(武上白)勤讀詩書費心机，滿腹經綸誰能識。(付、丑、同白)今乃三月三日，阳江口發水，特地來邀你一同去遊玩。(武白)如此二兄請先。正是，少小須勤學。(丑白)文章可立身。(付)滿朝朱紫貴。(同白)盡是讀書人。來此江口，待我脫了衣衫，玩耍一回。(三人檢石子打水飄飄，最打得多是寶童。討得打討得罵同抬起寶童同洗韭菜)(吊鞭子)哎吓，我掉了一只靴子了。(付白)他的母親最厲害，我們捎他到書房去，請田旺去講情，包管保你無事。(武白)天有不測風云。(付、丑同白)人有旦夕禍福。(三人同下)

第五場

(小上唱)坐守寒窗苦難盡，長街賣書養娘親。佛未成佛飢餓死，貧窮得道李老君。洞冥也曾時不至，采藥煉丹度

光阴。昔日孔子困陈蔡，曾在鲁国得麒麟，三教圣人尚如此，何况我赵宠一書生。（白）唉，那傍雨来了，待我到太平桥躲雨，等天晴了再走罢。（唱）嘩喇喇风又大，雨又下，雨淋泥湿路又滑。将身躲避桥头下，躲过风雨再走他。（末上唱）风雨不住空中降，急急归家走慌忙。离乡在外多辛苦，路上行人好凄凉。（白）大雨来了，待我到太平桥暂躲一时。（唱）嘩喇喇、风又大，雨又下，雨淋泥湿路又滑，将身暂躲桥头下，躲过大雨再走他。（白）原来是赵相公也在这里。（小白）原来张老伯，小侄这厢有礼。（末白）免礼。赵相公，原何落得这般光景。（小白）老伯要問，一言难尽。（唱）未曾开言泪淋淋，告禀伯父你細听。自从双亲丧了命，家境早已付凋零。繼母終日来吵鬧、貧穷难以度光阴。（末白）令尊在日，家业豪富，难道連一个亲朋都沒有嗎。（小白）又道人在人情在，人死两丢开。（末白）黄河尚有澄清日，为人豈无得志时。你不要啼哭，我在汉中府貿易回来，聞听你姑爹告老荣归，你何不前去投亲，自有出头。（小白）前番曾修書信来接我，我没有应命前去，如今怎好前去，倘不相留，又如何是好。（末白）你姑爹乃行善之人，而且你是他的內亲，那有不留之理。（小白）老伯，你看我身上分文沒有，路途遙远，怎么去得。（末白）你既肯去，路費出在我的身上。（小白）如此感恩不尽，請来对礼。正是，数載寒窗磨硯苦，男儿何必泣穷途。（末白）令亲仗义相留住，显貴何难大丈夫。（同下）

第六場

(付上白) 龙遊千层浪，鬚須数尺长，两眼如閃电，开口吐毫光，吾乃东海敖广是也，今有文曲星有难，奉玉旨前去搭救，不免命得虾将变化枯木，去救文曲星，送到湖广萧炳道家中，收为义子，豈不是好。虾将何在。(杂上白) 有何法旨。(付白) 命你去打救文曲星送到湖广去罢。(杂白) 領法旨。(下)(付) 掩了水晶宮。(下)

第七場

(淨上、課子) 我做地保好造化，一生快活全不怕，上司知道拿去打，叫声爹来叫声媽，(白) 自家，田旺。以在馬头街居住。当了地方上一个地保，大小事情由我开发。只因李奇的妻子楊氏三春与我通奸，自从李奇出外貿易去了，我常到他家来往。今日閒暇无事，少坐。(武上白) 来此已是，待我打叫。田旺田旺。(淨白) 小王八食的，我和你老子一班，田旺是你叫的嗎。(武白) 田旺两字叫出口了，还有叔叔两字未曾叫出来哩。(淨白) 这倒罢了。你到我家来何事。(武白) 我在阳江口河边頑耍，掉了一只靴子，我怕媽媽責打，請你老人家与我去講个情。(淨白) 我講不准的，我不去。(武白) 你是馬头街的地保，你去講情，我母亲一定准的。(淨白) 这样的，那么我和你一同轉过你的家中。(出門介) 又道地保走慌忙，一点不到見閻王，(園場) 来此已是，你在外面站着。(武白) 你講情准不准，要給我一个照头才好。(淨白) 我手一招你就进去，我手一抬你就

跑。(武白)記下了，你的照头发好些。(淨)是。(進門介)三娘在家否。(旦上白)見鞍思駿馬，低头想情人。原来田叔叔，你来了，請坐吧。(淨白)告坐。(旦白)你怎么許久不来我家走走。(淨白)你的儿女都大了，我常来不方便。(旦白)那你今天来到我家何事。(淨白)非为別事，只因你儿子宝童在阳江頑耍，失掉了一只靴子，我特来講情，大嫂你千万不要打他。(旦白)别人来講情就不准，你来講情，看在你的份上，我不打他就是了。(淨白)既然准了情，待我叫他进来吧，(出門介)待我吓他一吓，(抬手介)宝童。(武白)走。(見抬手想回头跑)(淨、急叫白)轉来，你不要走。(武白)我見你把手抬起，我母亲一定沒有准情，我还不走嗎。(淨白)我的手抬了上去，还要招下来的呀，你又不看清楚。情講准了，你进去吧。(進門介)(武白)待我进去，孩儿见过母亲。(旦白)蠢奴才，你既然掉了靴子，回来就是了，难道为娘把你怎么样不成，下去攻書罢。(武白)遵命。(下)(旦白)田旺你好久不来我家，究竟为了何事。(淨白)你的儿女都长大了，下次我再不来了。(旦白)一切由我作主，你放心来是无防的，包你无事就是了。(淨白)如此我若有空一定来就是了，告辞。(旦白)食了飯再去吧。(淨白)我还有事。(旦白)奉送。(淨出門)轉来。(淨白)何事。(旦白)我員外不在家中，你可放心早些来呀。(淨白)我記下了。(下)(旦怒白)且住，宝童这奴才，那里托人来講情，分明来取笑我与田旺暗通来往，我不給他一个厉害，下次又是这样。不免叫他出来，将他飽打一頓，才消我心头之恨。宝童走来。(武白)忽听叫一声，心中吃一驚。孩儿拜見母亲。(旦白)我来問你，靴子怎样掉的。(武白)儿不小心，在

江边失掉的。（旦白）你既掉了靴子，乃是小事，为娘不是狠虎，吞吃你不成。你不该去请田旺来讲情。田旺乃是光棍人家，况且你爹爹不在家中，知者说你请他来讲情，不知者反说为娘不正。你姐姐年方二八，未出闺门之女，为娘却比寡妇一般，难道不怕人谈论吗。（武白）母亲为人正派，谁敢乱说。（旦白）哼，你了不起了。（唱）奴才做事理不通，老娘今日豈肯容，若要为娘饶恕你，除非石上生古松。（打武介）（武、跪地介，白）娘呀。（唱）母亲不必把气生，且听孩儿禀娘亲，失掉靴子不要紧，老母何必发雷霆。（白）母亲你既要打孩子，何必多生个儿子来打。（旦白）你这奴才说话真厉害，好，我也不打你了，你去江边找得靴子就来，若是找不着，你就不要回来了。（武白）我偏要回来。（旦白）你若回来，我用鸡籠把你罩住，用滾水从头土淋下去，管叫你有皮无毛，才知道老娘的厉害。（下）（武白）唉，你好狠的心呀。（唱）繼母做事心太狠，哭声死去老娘亲，你在阴司全不晓，父在他乡不知情。恶妇起下不良意，无母的孤儿受苦情。悲切切哭到江边境，江水滔滔好惊人。（白）一路走来，寻不见靴子，回家去罢……（想）唉，回去繼母豈能容我，总是一死，不免对着四川拜謝爹娘养育之恩，寻个自尽罢了。（唱）对着四川深深拜，頃刻父子两离分。捨身跳入江心内，做个逐波順水行。（哭介）老爹爹、老娘亲，呢呀……捨了。（跳江介，下）

第八場

（淨夫同上。淨唱）夫妻年迈两鬢斑。（夫唱）只为无嗣去朝山。（淨唱）任你走尽天涯路，（夫唱）身边无錢到处